

乡里乡亲

杨白川

在姥姥家的那些年,我始终分不清姥姥家怎么那么多的亲戚,而且亲戚全在窝窝坳坳一个叫大房身的村庄里。

姥爷姓孙,在孙家这辈排行老大。姥姥姓徐,在徐家这辈排行最大。姥爷有一个亲弟弟一个亲妹妹,可姥爷的叔伯弟妹一大帮,我称他们为大姥爷大姥姥……五姥爷五姥姥,还有姑姥姥、姑姥爷。而姥姥娘家有三个舅姥爷、三个舅姥姥,还有姨姥姥、姨姥爷。孙姓徐姓的下一辈,我称之为舅舅、姨的就更多,屈指数来几十个都不止。

这些都算直系亲戚,再有联姻,村里的王、牛、丁、施、郭、高姓都成了亲戚。小时候跟着姥姥走在村里,见到年龄大的都叫姥姥、姥爷,姨姥、姨姥爷。见到年轻些的便叫舅舅、姨。有的比我年龄还小的,也要称舅舅叫姨。姥姥说,他们的辈分都比我高。

十几岁的我真弄不明白姥姥家怎么这么多亲戚。走在村里,我

怯怯的,总怕遇见人,大人叫起来还顺嘴,可有的和我般大般小,甚至比我还小,我真的忸怩地叫不出口。特别是上学后,同班有个男同学该叫舅,前排有个女同学该叫二姨,我怎么也张不开嘴。

姥姥家老屋东头偏厦里挂着一盘姥爷打鱼的网,我望着那网,总觉得村庄就是那盘网,丝丝缕缕的网线,罩着窝窝坳坳的村庄,牵着扯着的都是亲戚。那网说收就收起来,说撒开去就撒开去。

姥爷60多岁了,气管不好,咳嗽气喘。到了春天,要种土豆、苞米,栽地瓜,我看别人家的地都种上了,心里着急。一日,姥姥姥爷的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一大帮亲戚来了,侄儿、外甥扶犁的扶犁,栽苗的,一个上午该栽该种的便都栽种上了。姥姥和侄女、外甥女忙着做饭,大灶锅焖小豆干饭,炖酸菜、小根菜炒鸡蛋,切酱过的猪耳朵、猪头肉,摆了一桌子,亲戚们吃

饭、喝酒、闲聊,好不热闹,一年的大活说笑间就帮姥爷干完了。

还有盖房子,亲戚们都来帮忙。二舅姥爷的大儿子做一手好木匠活,什么榫卯全不在话下,他领着几个人砍“房架子”,姥爷姥姥的几个侄儿、外甥,锄稻草和泥的,提着泥抹子抹灰的,搬石头砌墙的,几天工夫两间房子就上了梁。看着新房,姥爷感动得泪水盈盈。

离开大房身村几十年了,梦中的山村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村庄在山前,村后是小后山。有两条小河从蒿草丛生的山口流出,穿起聚落在河旁的村庄,沿河岸是疏朗的柳树、笔直的杨树,冠盖的冬果树,清冷冷的河水,青溪摇曳,有柳根鱼、鲫鱼、白漂红赤鱼游走……

离开村庄时,没有带走的只有那些脚印。春浅草发,沿着小路,山窝里二姥爷屋后石砬子上簇簇的映山红,远远地向我招手,而小

河边姥姥家那池稻田,青蛙开了锅样地鼓鸣,栽一段柳枝做柳笛,和青蛙合奏一曲。

大舅姥爷家在东边的山杏里,屋前半亩池塘,池塘旁一口百年老井,有百年的山楂树、百年的杏树。老树遮掩荫护的池塘,荷叶上有滚动着的晶莹水珠。

秋天是最想念的日子,去二姥爷家有糖梨,去姑姥姥家有栗子,去大舅姥爷家有花生,去二舅姥爷家有绿瓢红心的毛桃,去大舅二舅三舅四舅五舅家,嘴角一会染着黑色一会染上了红色……

冬天,我喜欢雪后的光景。那时我还没有读过诵雪的诗篇,不知为什么,我对雪后去三舅家的那条小路有着浓厚的兴趣。那条小路夏天卧在萋萋的蒿草中,可雪后,它便在雪的原野中那么清晰地卧在那里,上边不时地出现野鸡、山兔、松鼠的爪痕……

姥爷姥姥过世后,合葬在小后山。回家乡祭扫时才注意到,村里

的小后山,以家族为单位的坟莹东一块西一块。几十年过去,我的姥姥姥爷们,舅舅姥姥姥爷们,姑姑姥姥姥爷们竟一个不落地都在那里……

当我回望小后山,脑海中蓦地跳出了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烧炭人》中的一句话:“群山的折叠,恰如凝固的海里的波涛,有几个简直好像是波动的泡沫,就这样地变了青石了。”

折叠的不仅仅是小后山的起伏峰峦,折叠的还有那一座座的坟莹,村庄里的一幢幢屋舍,抑还有过去的时光。

年前的一天,村里的表弟打电话,让我去吃猪肉。去年的秋天,小时候的同学喊我去拿苹果。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了姥姥夏子里的那个盘旋网,那丝丝缕缕的网线可是流经村里的条条小河?

姥姥说,村里的人都是亲戚呢!《红楼梦》里那凤姐眨着眼眉笑道:“亲戚不大走动,就疏远了。”



微小说

五月

(组诗)

吉尚泉

五月,一条河

五月,一条河在星辉里隐约一艘船在波涛间向前站台上的影像被一次次描述田野里的庄稼,牵动着我的心

有高出视野的部分,占领了天空有深入大地的部分传来雷鸣的余音一场雨落在五月的山谷一场相逢,在五月发生

“鸟鸣里展开的城市明显多了一些抒情”再一次走过五月我要俯下身子继续聆听

遇见的鸟鸣

夏天,“在三月里出走来到僻远的河边修补春天”而我,只钟情于遇见美好的日子,仿佛刚刚开始

更辽阔的部分,沿着群山逃逸更细微的事物在鸟鸣里转身我相信,碧绿的叶子会撑起远方和天空翅膀所及疯长着彼此的思念和祝福

炙热、漫长,每一个日子都楚楚动人,都市里的擦肩而过也许会发生夏天,遇见的鸟鸣是一份惊喜,也是我们要走过的履历

我的村庄

我的村庄是从春天开始花开的过程总有未知的惊喜比如被拓宽的村路,一定容得下姗姗的脚步开犁的日子,一定有机械的轰鸣删繁就简,让我再一次年轻

回到我的村庄,再也找不到童年的玩伴广场上追逐的孩子不肯停下来只把笑声还给村庄

在我的村庄,汽笛和着鸡啼远方更远而不变的,依然是灯火璀璨每一个安静的日子都楚楚动人

周六,我正在家里写小说。突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门口站着几个月前刚刚搬来的对门老夫妻。

“我是对门的,刚才和老伴儿去超市,回来发现,钥匙不知道丢去哪儿了。”花白头发的老头着急地说,“我老伴儿耳朵不好使,不用手机,我的手机放在屋里充电呢,麻烦您打电话帮我找个开锁的吧。”

好,好。我转身在客厅找到手机来到门外,在花花绿绿的小广告中找到两个开锁电话。一个关机没有打通,一个打通了,说正在城西忙着呢,完活赶到这边最快也得一个小时。

我让老两口进屋等等,老头说啥也不进屋,说去楼下凉亭里坐一会。

老两口刚要下楼,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忙喊住他们。“大爷,您家搬来后换锁了吗?”老头转过身摇了摇头。

没换锁就好。我高兴地说着就进屋在抽屉里翻起来。

我举着一把钥匙,兴冲冲来到对门,轻轻地吧钥匙插进去,

转了两圈,门开了。

老两口看得目瞪口呆。

“你……你咋有我家钥匙啊?”老头一边让老伴儿进屋,一边接过我递给他的钥匙,一边不解地问。我开玩笑地说:“大爷,我是配钥匙的。”老头摇头说:“看你文质彬彬的,哪像是配钥匙的。”

我站在门口,跟大爷讲起了这把钥匙的由来。

对门房里以前住着我同学的父母。同学博士毕业后留在国外工作,他不放心父母独自生活,把他们接到国外享受天伦之乐。可两位老人因为语言不通、饮食习惯不同,仅住了半年,就说啥也不待了,让儿子买了机票回国了。

父母回国,同学放心不下,就又给父母雇了个保姆照顾日常生活,可老两口不愿意有陌生人到家里,死活不同意,保姆只来了一天就走了。

无奈的同学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也没有想出来好办法,说,正好我和叔叔阿姨住对门,就替你照着吧。

钥匙

蒋先平

同学父亲给我送来房门钥匙,我把这把钥匙套在钥匙圈上,天天带在身上。

我和同学父母约好,有事老两口尽管随时敲门。平时早上我出门上班时,敲一下对门,大声问一句,早上好。叔叔会打开门笑着说,早上好。晚上八九点钟,我再到对门,敲门说晚安。叔叔也会打开门说,晚安啊。我和媳妇每天上班,还要带孩子,忙得像陀螺,但每日早问好晚请安从来没落下。

那天晚上9点,我看完电视出来在门口喊了几次晚安,屋里老人没有应声,我忙打开门进屋,闻到了燃气的味道。坏了,我急忙开窗,把昏迷的老两口背到楼道,又拨打120急救电话。等急救人员赶到时,两位老人已经苏醒过来。原来,晚上7点多,老头饿了,煮了袋方便面,液化气灶忘了关。

后来,同学的父亲得了脑梗,同学放心不下,放弃国外高薪工作回了北京,把父母接到了身边。

“几个月前,你们租了这套

房子,我想你们一定会换门锁,就没把钥匙给你们,只把钥匙摘下来扔到了抽屉里。”

对门老头听完,连连点头,伸出大拇指说,“你真是大好人啊!”

年底,对门老两口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回来了。她特意给我带了两瓶好酒,给了我一把新配的钥匙和一个厚厚的红包。

她跟我说,父母原来在乡下当老师,自己在上海的房子小、房贷还没有还完,孩子正在高上需要单独房间学习,还没有条件接父母去上海,只好在老家这边的省城给退休的父母租个楼房生活,虽然有舅舅在省城,但毕竟年龄大了、离得也远,真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希望我能像照顾同学父母一样,照应一下她的父母。可怜天下儿女情,我接过钥匙说,“放心吧,谁让咱们是邻居呢!我会像以前一样,早问候晚请安的。”我把那厚厚的红包塞了回去。

送走了老人的女儿,一旁的媳妇认真地说,哪天我也得回趟老家,给老爸配把钥匙送给对门。

立夏

郭宏文

长活累,吃一碗有营养的鸡蛋羹才不会苦夏。

立夏这天,我们那个山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所有人都不能动粗。整个屯落,不仅没人打牲口、打孩子,就连平日里一些特有的吵嚷也会消失。

立夏来到山屯时,山就有了成堆成片的绿棵棵,树就有了成串成团的绿叶子,水就有了成缕成缕的绿波纹。看到山绿了,树绿了,水绿了,整个山屯都绿了,“八节”。立夏以后,正式进入雨季,雨量 and 雨日均明显增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季是农作物旺盛生长的季节,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温度以及充沛的雨水给植物生长提供了所需的条件。年年立夏,母亲都会早早起来,把准备好的鸡蛋打到一个个蓝边的瓷碗里。一家人每人都要吃上一碗嫩嫩的鸡蛋羹。母亲说,夏天是大忙的季节,天

了京剧唱段。唱完一段,七大爷又在草坡上甩起了“啪啪”的鞭响,惊得山麻雀“叽叽”地叫起来。

山杏的果子已经手指盖大。此时,山屯的孩子们望着满枝头酸溜溜的果子直咽口水。于是,一个个淘气的男孩子爬上树,采摘那酸溜溜的青杏。当青杏在孩子们的嘴里发出清脆的声响时,那酸溜溜的味道就眯眼皱眉地写在了脸上。

立夏,我家的菜园子成了最热闹的地方。菜园子里的那几畦子黄瓜秧伸出了蔓,几畦子豆角秧也伸出了蔓。父亲把准备好的秧秆有规则地插进泥土里。那架起来的黄瓜架和豆角架,不久就会结出鲜美的味道来。

乡村瓦念

陈裕

瓦是乡村寻常物,瓦与乡村的烟火气息,它守护岁月,见证沧桑。

瓦在乡村安家落户之前,草房包办了乡村布局。那会儿,生活清贫,房子只要能遮风避雨便不再强求。乡村的天宽地阔给草以自由。只要人勤快,草随用随取。如此,草把太阳的热量带进庭院,温暖了一家一户,也温暖了整个村庄。

瓦带着从容走进乡村,此后乡村的日子不再苍白。乡下生活的色彩一点点斑斓起来,瓦上瓦下,烟火繁盛,再多的风雨霜雪也是点缀。

那会儿,瓦的尺寸并不大,巴掌左右。屋顶上的瓦,一片牵着一片,一片压着一片,层层叠叠,秩序井然。一片片瓦牵手时光。晨光熹微,瓦同鸡鸣一起,喊醒村庄。随之,一缕缕阳光,在瓦上漫射,村庄沐浴在阳光里也留白在瓦光里。夕阳西下时,一抹红霞斜照,瓦片浸染着余晖,一寸瓦光,一脉村息。瓦在日月星辰的光晕里,阅尽村庄日子的千般斗转,瓦在四季更迭的气象中览遍村庄生活的百态风姿。

乡村的瓦最是朴素。灰黑的色调,粗糙的手感。瓦房之瓦是最便宜的那种。什么琉璃瓦、翡翠瓦,在乡村只是传说,屋顶之上的瓦只要能盖住一片小天地,能支撑起一个家,就是乡村现实的满足。瓦与乡村人的秉性异曲同工。乡村人粗犷的线条有如瓦的表象,在风雨面前,无论卑微与高贵都同样需要一颗坚定的心。瓦如此,乡村人亦是如此。所以,乡村与瓦可谓相得益彰。

瓦的更替也是村庄烟火日常的一部分。一架屋瓦不可能一劳永逸,在历经风雨之后,个别的瓦开始结束征程。瓦在屋顶的松动,让雨水沿着松动的缝隙流下来。父亲在晴天攀爬到屋顶,找到松动的瓦片,揭下来,让潮湿的泥质底面得以晒干,再覆以新瓦。有时,一整趟的瓦都有损坏的迹象,于是,一屋顶的瓦使命终结。一批新的瓦,期待与日月同守,与时光静好。瓦由新到旧,一如人的成长,瓦见识了风雨,人也需要面对起伏的生活。

在乡村居住20多年间,我对瓦熟视无睹,并不在意。而当我走出村庄回忆过往时,才发现瓦在生活里虽无语却留念深沉。瓦片没有奇特的外表,在我的记忆里充其量不过是玩耍时信手拈来的玩具。而当我回念村庄的一草一木时蓦然发现瓦的沉重,它是如此的珍贵。

搬到小城时,租住的房子屋顶也带有瓦片。每当雨天时,瓦上落雨的滴答声听起来很清脆。如此透亮的声响让我回想起乡村瓦上的雨声。它们何其相似又略有不同。乡村的瓦不厚实,雨打瓦片声音更清脆,有些尖细的调子,而城里的瓦厚重,雨打时声响不免浑厚一些,夹带悠远的况味。不过,雨打瓦片的声音虽不同,但瓦声下的生活都相似,它们所牵扯的共同点在我的岁月里都是不能忘记的曾经。

每次回到乡村时,瓦光耀眼。此时的瓦泛着璀璨的光,新时的瓦非旧年的瓦可比,色彩艳丽,质地更好,可以装饰出屋顶宏大的气势。瓦已具有当下时代的气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外观。

时光荏苒,岁月诸多变化都会在瓦上留有痕迹。不管旧岁还是新时,瓦上流光映照出烟火的不同景象,弥足长久,可贵可念。

那个季节

(外一首)

王子丹

有人爱都市繁华
有人爱浪迹天涯
也有人爱乡间小路流水人家
诗酒田园下故乡的那一抹红霞

热烈奔放,明媚张扬
是那个季节的专属味道
也是童年的真实写照

坐着三轮车穿过田间
手边掠过麦浪的清香
是夜间灯下婆婆扇着扇子的声响
是泉水流淌,是鸟语花香

池塘边的树下,课桌旁的欢笑
睡眠惶惶的猫,村庄的炊烟袅袅
记忆中的烟火生活
永远也忘不掉

向往

相约朋友,背上行囊
趁着青春正好,乘风而往

一路前行
路的终点,是蝉鸣午后惬意的下午茶
是樱花与冰块碰撞的清爽

闻闻草原的芳香
去看看城市外的春花与夏日
秋月与冬雪



本版插画 胡文光